

作家走读中梁宝龙·永康府·作品选登

老城随想

樵隐

夏日黄昏。夕阳古铜色的光辉镀满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古城。
我站在胜利街区的一片废墟上,像一个孤独的拾荒者。
我的身影在百废待兴的残垣断壁间,在一辆绛红色的挖掘机旁,被平平仄仄地拉得很长,长到仿佛误入二次元的世界。
我要捡拾的是什么?
在这个曾经存活过千年的古城的最后一角被拆除后,往日的光阴也忽然沦陷了。我一时找不到历史的方位。我的时间纵轴还停留在古代,而人生的横轴却已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场。我曾经来过这里吗?这里有我的三生三世?面对这堆废墟,我有些恍惚与魔幻。我甚至想,我抑或就是那块刚被掩埋了的小巷里的青石板,今后只能在深深的黑暗中,珍藏自己的幽光,咀嚼一代又一代老城人叠加的沧桑脚步,直到海枯石烂?
但我是一个理性的人。当不远处汽车的喇叭声响起,盖过了以往此地市井无声的喧嚣。我的沉湎便如浅浅的睡眠。当天空撤离它今天最后的那一道晚霞,我发现老城已逐渐恢复了本原的调色,我的内心亦因此归于平静。
也许,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一个城市抵达它的未来有很多途径,但每一次嬗变都往往以破坏性的方式率先完成第一步的沿革,有一种凤凰涅槃的悲壮与期许。
这也是一种发展的逻辑。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即使再念旧,即使有诸多的不舍,终还是舍了。告别不一定是背叛与割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文明改变了人的住房,但没有同时改变住房里的人。时间会给一些建筑加分,同时,时间也会摧毁另一些被认为不合时宜的东西,即使它一样承载着文明的信息与情感的当量。
晚风开始从江面吹来,白天的燥热逐渐褪去。夜色收藏了我的背影,但没有没收我的思想。
我把目光从废墟上移走,投向前方已经炫目的街灯。如果说解放街区的记忆是纪实的片段,或是片段剪辑串接的人生杂剧,那么,灯火辉煌处就是我们现时所拥抱的生活。这个目光所及的空间距离,也同样是我们正在跨越的时间之槛。我们所具备的知识,是一把尺子,正在试图伸向历史的深处,测量变化的神奇。昨天,我翻读《金华府志》关于永康县城的古旧地图,我初步明白了这种变化的节奏与频率以及推动变化的始因。自明成化年间至清光绪年间400多年,再到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永康县城内部格局虽几经微调,但外沿城廓一直以来囿于不到二平方公里的护城河、城墙之内。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先基于防御的考虑与贫穷的原因,就在这封闭、局促、破旧的老城里生存了上千年。是最近的三、四十年的改革建设,打破了古城樊篱,突破了护城河、墙闭锁,使这座城市从规模到品质都发生了难以预想、令人惊叹的改变。若能穿越时空,我们更能认知当下发展的伟大是亘古无法比拟的,我们应格外地珍惜并引以为骄傲的。
当我们沉浸在儿时街巷的欢腾记忆时,我们已端起了情怀的筛子,筛除的是人生中贫穷、苦难的那一部分。这是时间惯有的恩惠,因此,我们热爱过去。解放街、溪下街、武义巷、当店巷、学西二弄、上天门、八间店、三角店等等或纵或横或散点分布在地图上的地名,它们真实的身份应该是陪伴我们多年的父母、亲戚、好友、街坊邻居、儿时玩伴的总和,是一座小城的聚气的场,甚至是文明的基因。解读它的密码唯有情感。
三十年前,我在这里开始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学西二弄的一张旧台桌上,我写下了第一篇新闻稿,我成为一名小城的广播记者。也是三十年前,我在这里开始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情感历程,甚至我让我的下一代在这里牙牙学语,并在青石板小巷里蹒跚学步;二十年前,当我在事业上略有所成,我像一位旧时文人,隐晦地用一本个人诗集表达对故土、青春、生活的热爱。我创办过《星期六》诗刊并写下了《西津古渡》等一些诗篇;十年前,基于城市日新月异发展的需要与必然,这里成了政府战略实施的现场。面对一个个拆字,惋惜与憧憬、反抗与支持、破与立的交集交锋,延续到了十年后的今天,才尘埃落定。当中梁宝龙百悦文创小镇树起规划的旗幡,提供抚慰的展望,我想,一个时代的蜕变马上要从脚下这片废墟破壳如蝉,解放街的前世今生真到了历史时空的节点。当正负零零的地标高程凸现,我们恰好站在一座里程碑上,回首看见不远的过去,前瞻踏进了到来的未来。
在这重要的时刻,我的随想是一篇乐观的青春祭。行文至此,我需要一个好的文章结尾。我匆匆地从夜色中回家,我抚摸着庭院一角堆垒的几块门框石与一个老井圈,黝黑的包浆包裹着旧时的岁月,泛着虚无的光泽。九年前,一辆破旧的运输车把它们从老城悄悄地运抵这里,作为一个秘密,它们像一个值得珍藏的黑匣子,里面尘封的是一段属于解放街的光阴故事。

樵隐 号漫学斋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协诗创委委员,浙江省散文学会常务理事,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席。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曾在《诗刊》《诗歌月刊》《诗江南》《诗选刊》等几十家报刊发表作品若干,出版个人诗集《大和谐》《大地游走》两部,主编丛书两套。



解放街老宅
林群心摄于2010年

解放街170号
怀念我一株稗草无言抽穗的青春

陈星光

一个清末民初的小院落
门口挂着两块牌:
城关财税所上街征收点
丽州会计师事务所
白天有陆陆续续的交税人
晚上我和另两个单身汉
守着一团寂寞的漆黑

有多少好兄弟
在街上大声叫我的名字
或者把我腰间的BB机
当成他们养的小鸡
常常是为了混一餐夜饭
和无处可去

泥鳅滚饭汤
鲤鱼烧素面
都是我的拿手菜
欢声笑语 吵吵闹闹
终于渐渐走散
在一个个单位里
当着或大或小的柱子

我常站在二楼的窗前
看矮小的街上人们来来去去
过着差不多的日子
面容远比现在纯朴

我还固执地在门口
守候过一个女孩
娴静优雅的叮铃铃叮铃铃
从水攻山一路飘来
穿过武义巷口
把我的魂儿也带走

她在我的阁楼
朗诵过锦水的诗
我轻轻抚弄她的长发
抚不去她的柔情和专注
现在早已云淡风轻
爱情掉了就拾不起

伟文的眼镜里都是书卷气
他在报社当副刊编辑
经常发表我的诗
却也教会我打牌的陋习

阿丰也是他的学生
络腮胡里爬满小书店的困窘
她的女友常在窗下狮子吼
怕他输掉微薄的利润

咚咚响的木楼梯有昏黄的灯
却没有粉红的裙子
小小的淋浴室藏不住
赤裸裸的两只脚
一只是孤独,另一只也是孤独

简陋的厕所掉下过一个兄弟
夏天的夜晚见不到几粒星星
一台黑白电视和文学书
是我寂寞的娱乐和修行
电风扇整夜整夜吹着
我的辗转反侧
和阿都肥胖的鼾声

白雪偶尔光临
像羞涩的恋人
转眼消失无踪
后来我搬到这里
告别单身挥别寂寞的青春
偶尔经过
也只是回头看一眼
再后来它迎面碰上了
不破不立的推土机

它在时光中空旷了许多年
风风雨雨吹打无辜的砂粒
终于要在其上建文创小镇
消失的老城穿上新衣裳
只是再不会有我的解放街170号
和一株稗草无言抽穗的青春

陈星光 原名陈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永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主要作品有诗集《月光走动》和《浮生》。

